走向世界的中国图画书

张明舟

《外婆住在香水村》
《羽毛》书封

人类了解的，更多是视觉中的世界。图画书也是世界在纸上的一种反映。写实也好，奇幻也罢，它总能带给人们愉悦。

图画书是由图画构成的书籍。有些没有任何文字（也叫无字书），艺术家与读者的交流完全靠视觉手段。所有的故事、信息、意义或氛围都由图画传达。但更常见的是包含文字的图画书，文字对图画进行补充说明。在典型的图画书里，图画和文字的关系是对立而统一的，图画和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超越纯文字或纯图画的更高整体。

一般认为，世界图画书的发源是1658年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但据最新发现，它完全可能起源于1131年左右的《耕织图》。《耕织图》是南宋画家楼俦所作，朝野传诵，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被称为“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在美国、英国、日本、朝鲜等国就有多种临摹本珍藏。

曾经的交流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画书，是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的诞生而萌芽和发展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国的图画书发展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的入侵，这一发展进程被打断”，2004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到访中国时，曾在中日少儿出版研讨会上真诚道歉。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图画书创作逐渐恢复。松居直曾为上海作家方轶群《萝卜回来了》安排日本插画家配制插图，并在日本出版，他还邀请蔡皋为他创作的《桃花源的故事》做插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松居直曾捐资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设立小松树奖，旨在鼓励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

然而，此时的中国图画书还很少被世界所了解，以至于2011年，当我向来访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英国分会主席安·拉吉姆介绍中国原创图画书时，她惊讶地说，她还以为中国的图画书就是那本《草原英雄小姐妹》呢！

2000年前后海量引进欧美日韩图画书精品，既培育了一个庞大的中国读者群，也唤醒了中国的原创作者。世界多元文化的诉求，也呼唤着来自中国的原汁原味的图画书作品。

《外婆住在香水村》插画家索尼娅

快步走向世界

如今，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出版奖项如“丰子恺图画书奖”、“信谊儿童图画书奖”“图画书时代奖”等纷纷设立，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秦文君、高洪波、白冰、金波、梅子涵以及学者朱自强、陈晖等加入图画书创作队伍，业内原创资深实力派插画家持续发力，插画家朱成良、于大武、蔡皋、熊亮等近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新锐插画家不断涌现。讲述一粒米生命之旅的绘本《盘中餐》，结合不同节气，将农民种植水稻的几个主要阶段用日记叙述和绘画的方式呈现。1989年出生的作者于虹呈，为了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特殊的农耕文化，特意到云南采风，亲历中国传统的水稻栽种及加工全过程，前后历时两年完成。

中国图画书走向世界的节奏加快了。以世界最早也是最大非商业图画书插画奖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奖（BIB）的金苹果奖为例，中国人第一次获奖是1993年的蔡皋，第二次获奖是2013年的郁蓉，第三次获奖的是2015年的黑眯，间隔时间从20年缩短到2年。

余丽琼文、朱成良图的《团圆》，郭靖图文的《独生小孩二》先后获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画书。2016年博洛尼亚插画展上，朱成梁、于虹呈、王祖民等5位插画家的作品入选参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与中国新生代儿童绘本画家李蓉联合创作的《快乐小猪波波飞》输出欧洲最大的动漫集团——法国达高动漫集团，签订法语版图书授权合约及动画开发选择权协议，达高公司计划在未来的3年内，以“波波飞”的形象为原型制作相关动画片、动画电影。

“混血”沟通文化

近年，中国作者与外国绘者合作的“混血”图画书越来越多，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羽毛》和《外婆住在香水村》。

以《羽毛》为例，该书经我牵线搭桥，由中国作家曹文轩和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联合创作，中文版于2013年9月首次出版便好评如潮。他们二人分别是各自国家优秀的作家和插画家，由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性的相通性和文化的差异性，使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各自独特的视角、解读和审美呈现，这本“混血”图画书因此拥有了极高的品质和鲜明的特色，如今畅销国际，已输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丹麦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高棉语、波斯语等十余个语种，是中外合作出版成功的典范。

曹文轩、《羽毛》插画家罗杰·米罗与本文作者（中）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罗杰·米罗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一本图画书连接两个安徒生奖得主，国内外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一创作模式被广泛推广。作家方素珍与德国插画家索尼娅共同创作的《外婆住在香水村》，也获得韩国南怡岛国际插画奖和美国巴彻尔德奖，版权输出德国和美国。

每年4月初，成千上万的出版人、作家、插图画家、翻译家、编辑、阅读推广机构等都会像候鸟一样从世界各地云集到小城博洛尼亚，参加世界最大的专业儿童图书展览——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2018年，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并设立中国插画展，届时，将有约30名中国插画家的上百幅插画作品和图画书展出，这也将是有史以来，中国图画书走向世界的最大和最集中的展示。对此，中国很期待，全世界也很期待。

（作者为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副主席）

王安忆坚守的心灵故乡

□荆　墨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喧闹和华丽做成的；而在《王安忆的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她的上海还原到生活常态的本真，是弄堂的寻常人家。

王安忆把生活在上海作为一种幸运。她在《物质世界》一文中，写上海是个物质的世界，倘没有抵抗力，是容易沉沦的。上海的女性在历来的文艺作品里，往往被描绘成软弱的动物，无奈于环境、遭际，最终落入悲惨的命运。可她们对物质主义有极大的承受力。她们潜在城市的内里，波澜不惊向前涌动，维持着生活的最常规。貌似平庸，其实却藏着很深的见识，历练成的涵养，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在代序《南陌复东阡》一文中，王安忆写道：“身在其中的城市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生活覆盖着，无论怎样拉开了距离，站在制高点，其实看来看去看到的，还是自己的内心。它的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都是生活胭染的。”我想，上海之于王安忆的意义，绝非“故乡”一词可以概括，也并非一个写作资源可以解释。这个城市复杂的历史和传奇色彩以及她在中国大背景之中的独特性，和王安忆形之于文的姿态，似乎正构成为一个颇可玩味的互文关系。

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是王安忆作品中最优雅、最有色彩的一些风景。她在《永不庸俗》中，分析现在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靡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鲁迅先生的身影”，因为有了他，“30年代”便不只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有铁流、呐喊、堡垒。这让我们读到了王安忆身上浓厚的人文情怀。

在《遍地民工》中，王安忆写上海四处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空气中挟裹着他们的汗气和异乡的口音。“每日中午，不知哪一幢楼上，会响起金属的敲击声，因是居高处，传得很远。听多了，便听出那敲击有拍点，什么拍点？是某个人家乡的小调，快书，或是大鼓。”

读完这本独具韵味的书，不禁感慨，王安忆靠着刻苦与韧性，在文坛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晴空，就像上海这个城市。她说：“上海总给人奢靡的印象，岂知它在浮油之下的钢筋铁骨，要不，这混凝土世界靠什么支撑起的？在这个坚硬世界里的人，必有着正直的性格，否则，就真要沉沦了。”

《山河袈裟》却能火里种金莲

□庄越之

第一次读李修文，是在去年11月，那种“书当快意读易尽”的满足与焦虑令人难忘。《山河袈裟》上市后，我赶紧去买了一本。

李修文的底色是传统的，古典的。《枪挑紫金冠》写他对律令的畏惧、渴望和迷恋，令人想起古典主义在舞台上对三一律近乎自虐的强调。他谙熟古老的典故，与千百年来的古人共享这一套话语系统。《阿哥们是孽障的人》写人世间萍水相逢的情义，笔落时，赵匡胤、黑旋风、羊角哀、范无救在各自的时间线上忽有所悟，他们收到了来自文字的时空召唤。然而这古典主义并没有把他引导向静穆、停滞的审美，他仍然如怒发冲冠、马踏连营的古时大将一样奔腾、澎湃，精气狼烟，他属于那个美轮美奂的古中国。

所谓古意，并不仅仅是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秀气，还有山东山西、人生如寄，有萧萧白杨树，有陈死人。河南一只猴子与它的恩人结为了兄弟，啼猿于是近了人生的孤舟；他乡之客和失路之人在东京街头畅饮，干涸的小鱼吐出了最后一点带血的泡沫。李修文的文字中，天地如洪炉，那种无时不在的命运感如夜幕沉沉压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阅读的快感时常在爽利与滞涩中交替。他在命运的挤压中反抗，纵身一跃，接过了来自俄狄浦斯与屈原的古老文学母题，他以文字为金丹，火里种金莲，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所谓宿命，并非只是躲闪和顺受，它也有可能是抵抗和奔涌，唯有荒棘与繁花同生，方能算作是有血有肉的宿命，若不如此，便不值一顾**（《青见甘见》）。

许多喜爱古典的写作者，沉溺于安宁精致的古老梦境中，以躲避现实的冷硬，而李修文不然。他让我想起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的自况：如沾水小蜂在泥土爬来爬去，如旅人行走风沙、抚摸凝血，此中自有悲苦激愤，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李修文和鲁迅一样，都不肯去做那美丽脆弱的“好的梦”，因为他们都记得自己还在人世间。他在自序提到，曾在医院守护亲人，见过太多小人物的生死别离，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在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蝼蚁？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自序》)。

数一数《山河袈裟》的篇目，直接写死亡与陵墓的，有《扫墓春秋》《未亡人》《肉体的遗迹》《临终记》《旷野上的祭文》……数目惊人。这是真正的魏晋之风啊！这露水的世上，人如白兔，东走西顾，在生死的大恐惧中恍恍惚惚，玄谈与游仙不值半文，“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李修文说，他爱散落的野坟胜于高耸的陵寝，野坟为荒草包裹，各自连通着回家的路，而死亡又衍生了鬼故事：作鬼的母亲出没于故乡人民的流言之中，游子欲见一面而不得；死去的姑姑却有幸伴随了姑父大半生，春种秋收，翻山渡河。其中苍凉悲恸，无以复加：**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空穴来风的鬼故事？哪一桩鬼故事里没有站满尘世中的伤心之人？那些月夜迷途和旷野奇遇，那些荒村作魔与孤城作障，说到底，他们都是未及流出的泪水，只不过更换了凛冽的面目**。（《鬼故事》）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难免去注意《山河袈裟》的文法经营：好用短句，意象繁密，整齐与参差之间形成了独特的韵律。李修文的散文语言是诗化的，奇崛、跳跃、远取譬：“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诗的语言容易雕琢过分，句句精彩则未免压迫，如阿城说的像“表情过多的女人”，而本书文字未见此弊，大概是发力都在关节处，行文如打拳，含胸拔背，松腰垂臀，把力都发整了。《义结金兰记》的结尾：**它重重地坐下，大口喘息，暂时闭上了眼睛，就像老僧禅定，就像山河入梦，就像世间所有的美德上都栽满了桃花**。

有朋友说，这句像胡兰成。技术上或许像，但李修文更像猛士与行客，黑须乱发，裹布拄杖，从胡村月令的琉璃梦境中突围而出，去追寻墓茔之外呼唤的声音。我走不出，但读得出，因此非常喜欢这本《山河袈裟》，是为记。

李修文近影

『中国图书』主题展亮相卡萨布兰卡

当地时间2月9日，第23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在摩洛哥举行，中国展团展出人民出版社、人民天舟出版公司、人民卫生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的约200种阿文、法文等外文图书，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个外文版、《屠呦呦传》英阿文版等。来自中国赴摩洛哥医疗队的医生结合中医图书为外国读者介绍中医文化。

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由摩洛哥文化部和卡萨布兰卡国际展览局联合举办，是摩洛哥及北非地区的年度文化盛事，也是阿文与法文图书的重量级展会。本届书展共有来自54个国家的650个参展商，参观人数约40万。（**贾立钢**　文/图）

心有旁骛向诗文

生于农家、中文系毕业，偏爱清词丽句、美文佳作的郑剑，大有古代文人之风，凡内外交感、因缘际会之时，便禁不住以古体诗形式记之述之，15年下来居然写了上百首。在诗集《旁骛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我们看到他以诗记游述怀，以诗赠友志贺，以诗感悟天地气象和人生境遇。他认为，诗是文学王国的王冠，文化宝库里的瑰宝，诗所表达和追求的，都是善和美。“延颈焉能窥李杜，低头常叹作江郎。世事纷繁今非昨，几多诗情已掩藏(《答严冰》。”惟其真与诚，使他的诗有了一种特殊的意蕴。　（**小　章**）

七年一剑的《中国武学》

作为法学博士和金融学博士后的邱海洋，同时也是武学家，是中华武术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他自幼习武，勤求古训，曾向很多武术界高手学习、切磋。《中国武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邱海洋历时7年的研究成果，全书5册，近百万字。

武术界评论此书是关于武术技法、武术国学、武术科学和武文化的经典。书中既有古今拳家诸多不传之秘，又有国学精粹和科学创新。作者精研术、详释术，而不停留于术，突破性地将武术原理和哲学融合贯通。日前，此书已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几十家图书馆收藏。

（**张　鹏**）